



郭令權

民國六十年生

實踐設計管理學院空間設計系

## 創作理念

透過文字反覆描寫對於幸福夢想的追求，付出的過程探討時間的可能性，人的有限時光跟內在的無限夢想交集之後，在廣袤浩瀚的空間中反應出獲得的經驗、思考和體驗，之間由被動轉化為主動屬於自覺性的自覺性。利用無限的時空呈現在事物變遷的過程中，唯一不移的仍是表象背後的存在形式，真實、單純、充滿希望。

## 我們苦難的馬戲團

一直到許多年之後，我和妻攜手漫步在庭園茂密的樹蔭下，我們似乎還能從壯碩的枝椏間看見在燦然陽光下戲耍的十二個小孩。想起他們的容貌、表情、笑聲，以及這個為他們的到來所創造出的夢想。陽光照得一切白花花的，彷彿是那麼的不真實。

床邊的發條鐘來回敲打著它的帽鈴，發出急切短促的機械鳴聲，鈴聲沿著夢境曲折傳進庭園叫喚我離去，我甚至不想去理會時間的存在，卻還是從被窩裡伸手扣上鬧鈴的固定板手。我看了鐘面，還不到七點，始曉的太陽光穿過雲層照進室內，我考慮著要不要從溫暖的被窩裡起床離開。身邊的妻還熟睡著，我看著它的臉，陽光淺淺的暈染開她臉上紅潤的豐腴，就要透明起來。發條鐘持續發出低低規律的機械鳴聲像老鼠一般咬嚙著被窩裡遙遠的腳趾端，有一種模糊不真實的酥麻微癢，要將我緩慢的拖回夢境裡……

妻在結婚的第二天清晨將我從睡夢中搖醒，握著我的手立在窗前凝視著遠方空曠的庭園。當冬日第一道陽光照近陰鬱的室內時，她用一種幾近狂喜的情緒，流露著母性慈

光的眼神對著我訴說一個關於未來的夢想，關於整理遼闊的庭園，關於生下十二個小孩分散在一年的十二個月分然後組成一個馬戲團，關於用十二棵果樹開頭的字母替小孩命名，關於庭園裡種下屬於小孩子的一棵樹苗並以小孩的名字稱呼他們：……。若干年之後，我們的庭園裡就有一座宛若親生子女圍繞的樹林，在子女們立業成家離開之後的寂寥晚年可以陪伴著我們。我們懷著久遠美好的夢想，以熱切企盼的心情預備澆灌他們，為他們剪枝除蟲鬆土施肥，拔除掉所有萌生抽發的野蕨雜草，我們的十二個小孩跟象徵著他們的十二棵果樹也漸次縝密茂盛，彷彿看見象徵著家族命脈的繁花碩果日益增衍延續，濃密的樹葉被健挺的枝椏高高地撐聳在庭園廣闊的天空下。

一直到許多年之後，我們才逐漸相信我們從來不曾擁有這麼多的小孩。我們曾經懷著如此盛大的計畫，生下十二個小孩並教他們走鋼索踩皮球跳火圈，組成一個家族式的馬戲團。然而當我們欣喜若狂的添置準備小孩的物品跟小孩出生後真實的照料餵養，其間所付出和體驗的經過完全讓我們束手無策舉旗投降，突然發覺要完成我們的願望是多麼的困難，更何況所感受整個餵養照料的過程，那只不過是一個小孩所帶來的而已，我們深刻體驗到夢想與真實間莫大的差距。總之，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只生一個小孩，剩

下的差距就靠想像力幫我們去完成。

其實，我們也知道我們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多的小孩。但是，當你一直想像著某個不存在的事物所衍生的狀態，重複進入的次數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你會開始被自己的記憶所混淆，他們擴散到所有的記憶裡，啃食出一個個瑣碎細小的坑洞，鑽進縫隙填補原有的缺席，瓦解先前建立的秩序，你再也分不清楚真實跟虛構之間那條截然的邊界線了。應該說，虛假依附於事物的本質，只有在你深信了虛假存在的表象之後，它就會變成確立不移的。

生養教育小孩事件困難艱鉅的事情，這在我們經歷過後深刻體會。但是種樹就完全不同了，為了彌補先前許諾願望的差距，我們種樹。在小孩生日種，每星期每個月每個季節更替的時候我們都懷著遠大的夢想種下各種象徵的樹苗，這些樹苗就好像我們的小孩，所有我們對小孩的殷殷期望完全的投射在庭園茂密的樹林裡。我們不停的種樹，庭園一個接著一個墾殖好的苗圃栽種著各異的樹種，藉著植栽不同的生長習性，於是季節的更迭有了不同的顏色樣貌，像是屬於小孩與夢想之間親密關係的故事交替耳語在我們的庭園裡，一園一園的交錯穿插環繞著。

我躺在床上，床單很白。我醒來的時候，看見窗外的陽光很明亮，那麼亮那麼亮彷彿要將藍天剪成一座城。

早晨的陽光穿過寶藍的鑲嵌玻璃窗投射在餐桌的器皿上，一切事物都染上了寶藍色系獨有的優雅氣息。偶爾一陣風翻飛而過，樹的挪移更迭改變了光線的射角，窗上嵌的寶藍色玻璃像是有了生命一般，開始顯得瑩亮剔透。陽光照得一切亂花花的，彷彿是那樣的真實。夢想如同大提琴舒緩牽引的迴旋之舞，幻象堆砌成旋轉的光梯，水銀般透明的扶手將我們的視覺欲望引領向幽擾的感官之塔。視覺的愉悅牽動意識的遐思，所有事物對立傾軋的狀態在那一刻死滅，一切顯得虛無飄忽起來。

妻站在窗前，晨曦中的她看起來仍舊動人，陽光照得她透體澄亮恍如透明就要隨著空氣一齊飄走。我不禁要感謝上帝，妻真是上帝賜給我最好的恩惠，妻讓我有了生存的動力，給予我行動的目標，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愉悅她。

我全心對待妻，如同和煦的太陽持續散發著光熱照耀她，期望給她全世界的幸福。我耗盡心智精神滿足所有她的需求，白天我們共進餐點，用一種愛戀的心情給對方製造驚奇，增添生活上的樂趣。傍晚的時候，握著彼此的手掌散步到庭園盡頭眺望未來我們

茂盛的庭園，再沿著夢想的軌跡折返。回到屋裡一起共浴，為對方洗背擦澡按摩，分享著彼此觸感良好的光潤肌膚，晚上我們盡情做愛，在交纏的軀體上尋求感官最大的快樂。我們樂於為對方做出一切取悅的舉止，就像一場歇斯底里的芭蕾舞般耗盡我們所賸餘的全部精力。我們帶著愉悅的滿足感在漸次襲來的疲倦之中，藉靠著彼此的體溫取暖，互相擁抱著馨甜的軀體沈沈睡去，恍如溶為一個整體。夢裡溫煦的陽光照得我們全身汗珠光芒四射，千螢萬幻像撒了通體的金粉，幻彩的光暈裡，充滿著小孩在庭園的樹上跳躍戲耍的笑容，他們一個接著一個魚貫的跳躍著，踩著皮球，從這棵樹再跳到另一棵樹，像十二顆璀璨的星星閃耀著炫目的光芒籠罩在他們的未來……。

我們種下的第一棵樹是九月的李樹，在寬闊的庭園上慎重的宣告了我們第一個小孩存在的實質分量。晨曦中閃爍的露珠沾溼了葉片，滋潤了小孩，小孩的遠大未來。經由指尖的接觸，從溼潤的土壤中我感受到屬於生命脈動的喜悅，一種無可形容的滿足感。我幾乎可以看見了一個無垠的王國，我們的小孩在其間，周圍有著美好的事物一團一團環繞著，他們像是一個備受呵護希望的載體，無憂的在夢境中成長。一直到許多年之後，我們還能看見在粲然陽光下的小孩，想起他們的容貌、表情、笑聲，以及這個為他們

的到來所創造出的夢想。陽光照得一切白花花，彷彿是那樣的真實。

事情的推演永遠不如每個人所描摹計畫的那般，如果輕易的達成個人的願望，這個世界就會出現無數個上帝的本尊與分身了。我們並沒有如預期的陪著小孩走過他們嗷嗷待哺的稚齡、啟蒙時期的懵懂、青春期的惶惑無助，看著他們立業成家然後離開。上帝賦予每個月不同的面貌，祂對於我們的夢想也採取了相仿的態度。夢想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接近我們，然後又離開我們，接下來的幾個小孩在還沒有經歷完分娩的過程之前，就分別被上帝召回祂的身體，我們總是安慰自己因為上帝太過於疼愛小孩，於是將他們歸還給上帝，讓上帝全然的照顧他們，將他們打扮的光鮮美好如同祂身邊純真聖潔的天使，是天上最明亮的星星。

月亮每二十八天自轉一次，它的引力牽引著地球的潮汐變化，產生固定的週期變化。女人也像大海一樣，同時感受著月亮的神秘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體現。受荷爾蒙的刺激，卵巢開始排出卵子，從兩側的卵巢順著向外溝通的輸卵管緩慢位移，最後落入子宮，依附在子宮壁的黏膜上。成熟期的卵子如果沒有精子進入相互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受精卵，一段時間之後卵子就會從子宮壁剝落，隨著陰道飽漲的血液一起排出體外，



生理系統會有約為七天的時間充分休息調養，以便下一次的重新出發。

五月，成熟之前的過度準備期，懷有一種預期逃亡屬於私密遷移的計畫。

五月的小孩花了兩個季節的時間，犧牲了許多參觀美術館博物館的假日，廢寢忘食地製作完成一架滑翔翼飛機，然後又花了一個季節的時間替骨架縫上一雙活動精巧的翅膀，並學會靈巧的駕馭滑翔機，在萬聖節來臨的第四個季節開始籌措一個盛大但不為人知的飛行計畫。經過一個凜冬的等待，他在春天音樂會上架著整裝完備的滑翔機繞行會場上空，宣言式的對我們預告了他的計畫。然後在夏季露營的討論會上提出個人的自助旅行，他要用發現的眼光去尋找他的夢想。七天之後，他在亮麗的陽光中逐漸模糊，變得透明消失不見。一直到現在我們相信他仍在天空愉快的飛翔著。

在充滿熟悉體香夢境裡，妻開始培養一個新的完美熟透的卵子，像珠寶般閃爍著高傲的華美，擱淺在女人神祕禁忌的子宮裡，女人賦予卵子生命的能量，然後卵子接受女人給子的榮寵開始轉變變成另一種嶄新的樣貌，並沒有像遺落的珠寶停留在潘朵拉的盒子夢境中，排拒希望。

卵子是女人身體萃取出的精華，生命的珍珠，在希望裡女人和卵子靜謐的共生著。

想像力不是每次都管用，懷孕也不是每次都會成功的，有時會出現意外的結果，例如子宮外孕。經歷過幾次事實的累積，我們開始相信沒有這麼多的小孩。

我經常望著庭園的景觀發呆，那些我們所懷著美好的企盼建立的夢想，彷彿都只是一個上帝的玩笑，我祝福所有的小孩，一如我辛勤照料灌溉庭園的果樹，那是屬於我們的夢想。或許上帝就是認為我們擁有這些果樹已經足夠，才會將小孩子留在祂的身邊，如果沒有這些果樹，上帝就會將小孩還給我們。有時候我對上帝的作法也不能認同，以威脅的心態想著要砍掉所有的果樹，試圖從祂的身邊搶回小孩，卻連動手的勇氣也沒有。上帝是公平的，只是祂的手法並不一定符合所有人預設的結果。我愛我的小孩，不論他們已經還是即將回到上帝的身邊，我相信上帝也是同樣的疼愛他們。

我們寧願相信我們擁有這麼多的小孩。

我變得喜愛停留在樹林裡，這些如同我的孩子們的樹種是我埋下種籽，踏實土壤，施肥、除蟲、等待，然後破土而出。他們一天天長大……，我也一天天地看著，一天天書寫在我的記憶裡。這些樹不但在我的庭園中紮根，同時也在我的心中萌芽，在我們家族的歷史脈絡中茁壯。紮進土中的根養活他們自己，也養活其他生物，樹不像人，他們

不會離開你。隨著歲月的增長，紮在我心中的根也就越深。而我也永遠不會離開他們，我經常站在他們當中……，這時，我好像也成了一棵樹。春天，蟄伏的生機一一出現。夏天，物種開始茁壯繁衍。秋天，落葉開始滿地隨風翻飛，他們走鋼索踩皮球上下跳火圈，似乎有人指揮著他們。他們組成一個馬戲團的行列做著熟練的動作，一圈一圈圍繞在我們身邊旋轉，乾葉舞動的摩擦聲和著蕭瑟的風聲，那是一種看得見的旋律。冬天，枯枝在寒風中孤立，枝桠間的摩娑的天空更加陰鬱，所有的一切擁著曾經美好的回憶開始漫長的等待。再等到枯枝萌芽，就又是春天，另一個新的開始。

溫煦的天氣最適合事物的繁衍擴展，在都市中的人們對繁忙、緊張的生活所產生的空虛、寂寞的情緒，藉著彼此在感情上的相互依賴得以抵消掉。

我開始想著如何跟我的孩子們融合在一起，是那種身體乃至精神上的全然結合，我鎮日在庭園的樹林之間繞行著，用手撫觸他們的臉孔，感受他們的情緒，將他們擁進懷中相互倚偎著，我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我對他們熱切的情緒、關愛、寬容和一個父親才會有的付出。我不工作，不吃飯也不休息，我幾乎要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了，可是我還不是。

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過完春分之後是夏至，我從書本上得知天氣晴朗的夜空中可以看見銀河裡無數明亮閃爍的星星，我知道那就是我們小孩的化身，他們在夜空中向我們招手。但是當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抬頭卻看不見任何的星星，我想可能是霓虹燈太過於耀眼的緣故。霓虹是屬於絢爛的時節，但是仲夏的夜晚耀眼的霓虹竟也褪去熱度，讓人感受到些微的涼意。

四月的小孩喜歡所有冬天的事物。她酷愛寒冷的天氣，豔羨冬天出生的兄弟姊妹，定居在遙遠的北極圈是她最大的夢想。她收集了關於冬天景色的圖片，購買大量介紹北方的書籍，嚮往屬於北方神秘的探險，北方事物對她的吸引力遠大於芭比娃娃對她的吸引力。

人們都喜歡夏天的時候去北極玩，因為那時的北極是永晝，四月的小孩想在冬天的時候去，她說那時北極是永夜，極地的夜晚很適合她，她對夜晚有莫可名狀的偏好。每年我們都會收到她從遙遠的北極所拍攝寄來的雪景，她真的如願的去了北極，當了雪國的女兒，照片中的她那麼的姣好絲毫未變，就像香格里拉永不凋謝的妙齡少女。即使在我們衰老的多年後，她仍然是我們那個十八歲的女兒。

如果我們按著時間的序列順位和性格仔細端詳，可以看到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接著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會發覺時間在這裡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轉變，時間以一種類似的面貌出現，沿屬類推後面的月分依循著前面月分的軌跡變化，直到了一半的時候，竟沒有出現先前的規則，反而出現了另一個相仿同的個體，好像被人調皮的折弄了一下，將原先的背面翻折出來，像一個物體的雙重性格依附著薄膜的兩面塑造不同的表情，儼然是一個互補的個體。

斑馬究竟是白紋的黑馬，還是黑紋的白馬？

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但是為何鐘面上只有十二個刻度，是全部時數的一半呢？這是否意味著一天其實是由兩個個體所組成，這兩個個體是以一種可以調換的對稱性作為存在的形式嗎？兩個對調的個體互相界定了彼此的存在和重量，每個個體的能量將沿同一條界線的邊線過度延續到另一個個體，他們不是互補共存就是以截然對立的方式出現。兩個個體以自身實質的存在作為支撐的架構，跟另一個個體產生不可分割儀式性的私密結合。

後一個個體宛若是前一個個體的投射，是影子跟他影主之間巧妙的關係，兩者維持

著一種隨時準備逃竄離去範圍上的疊合挪移，其間的區隔只不過是一條摺疊線罷了。

接著的兩個小孩是同卵雙胞胎，他們分娩的時間是那樣的戲劇性，就在七月的夜晚和八月的凌晨，相鄰的末尾和起端，是結束也可以是開始。

微寒的夏天已經過去，秋天緊跟著而來。我記得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是晴朗炎熱的天氣，到了晚上竟然下起雨來了。在夜裡靜謐的氛圍裡，所有的事物看起來都披上一層悲傷的情緒。悲哀是酸的，悲哀的深度則是青春老去的程度。每天有五千個意外發生，是神的傑作，用來驚嚇生存者，使保險公司哭泣。淚水能比得上任何的安慰，只有腐爛瞭解雨後落葉的寂寞。蝸牛是一種很原始、腐敗的動物，雌雄同體，只有一種性別。從前端的嘴到尾端肛門的開口，身體裡所有的器官都是左右對稱相生的形態。人的身體有很大部分是對稱的，生物通常也是左右對稱的。腐爛最初會成立就是一種對稱的破壞，腐爛就是悲哀的深度。

在事物最飽滿豐富的時候，六月的小孩如願的當上六月的新娘，使我們擁有真切的幸福感。過了秋分，很快的接近冬至。

過了冬至一年就接近尾聲，事物開始調整它們的生命形態以因應環境的改變。就像

火口湖裡的藍矽藻，它是生物進化過程中最原始的單細胞生命形態，靠著湖中氧化硫熱氣所蒸發出來的氧氣維持最基本的生存狀態，經過四十億萬年的時間，終於演變進化成高等的哺乳靈長類動物。上帝創造天地只花了一天，接下來的五天添加各種欠缺的事物，第七天上帝覺得累了於是自己放假休息一天。一個星期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是如果我們將地球生物進化的過程拿來跟一千三百六十五天相比較的話，人類的出現會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黃昏的時候。

太陽從東方升起，照耀過每一個臣屬於它的子民，像個仁慈的王將它的光熱均勻散布到每個地方，然後自西方滿懷眷戀的落下，一天就這麼結束了。它等待再一次的重新升起，巡視和憂感審慎的落下。這樣的情形重複七次後就成為一個基数，每四個基数就累積成一個月分。三個月分可以沿屬出一個季節，季節的數目比較少，我們分為春、夏、秋、冬四個，你會發覺我們雖然過著不同的季節時日，但其實一直重複著我們先前進過的路徑。雖然我們一直重複著先前進過的路徑，但不表示所有的時間都依循著序列前進，時間也會有意料之外的玩笑，比如閏年的出現。我們最後一個小孩出生在弔詭的二月，那一天是二月二十九日。時間在這裡用一種戲謔的臉孔出現。

你看，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一年轉眼就過去了，我們依舊停留在原地，只是比起一年前的自己相對地顯得蒼老、粗糙一些。

在時間更迭的交會點上，客廳的音樂鐘開始響起一整段韓德爾的烏特來頌讚及歡呼歌，在長軸齒輪的帶動下，所有玩偶羅列著從山牆城堡固定的軌道口出來開始演練著馬戲。

玩偶的衣裳華麗誇張裝綴羽飾，在齒輪動力的牽引下他們踩著皮球、耍特技、跳火圈，掂起脚尖行在時間隱形的摺疊線上，從這點翻滾跳躍到另一個點，表情專注投入，他們嚴謹的做著各種動作，熟練的操弄手裡的道具。我看著他們臉上的笑容，那麼燦明那麼愉悅就彷彿看見了我的小孩長大後的情形，他們穿著戲服行走在我們的庭園，摘取品嚐著身邊垂掛的果實，那是屬於生命的不同滋味的果實。從這棵樹端走到那棵樹端，走完樹端接著跳躍到屋頂的脊線上邁步向前，再從這個屋頂翻飛到另一個屋頂上繼續前進。他們的神情透露出執著，眼裡有一張看不見的地圖，他們繁複的命運描畫在地圖，層疊在手掌的生命線，引領他們走在自己往後成就華美榮寵的路徑上，一圈一圈的重複著，由樹梢走上屋頂，從家園走向外面的城鎮，自單純的歷史走向外圍紛絡的世界，然



後跟隨著成為外圍世界的歷史。從白天走進黑夜，從今天走向明天，沿著太陽遺留下來的軌跡，一路聲勢浩浩的走入往日循環不息的歷史裡去了。

古老的血液流通在我們身體的血管裡，我們並沒有刻意經營夢想不同的風格，我們只是對每一個夢想付出相同的心力。生命將我們家族成員緊緊綁住，拉進我們和先祖的距離，先祖們的歷史脈絡經由熱情疊印烙印在我們身上。

音樂鐘掛在客廳，似乎融進牆裡成為牆壁的一部份。音樂鐘的運轉深深牽連著我們的作息，短促急切的機械鳴聲從牆壁窸窣的傳了出來，鑽進室內的家具，我們每天生活在這個屋裡，呼吸這裡的氣息，空氣混著鳴聲經由鼻腔順著氣管進入肺裡，呼吸的動作擴張了肺泡絨毛的動作，探知著齒輪低低的心事，它的心事就停留在肺泡裡，混在血液流過身體各個黏膩的角落，被吸收成為身體的一部分。中央的彈簧緊緊地箍抵著將外面的事物規律地捲進傳動軸，一圈又一圈將世界推向深遠禁忌的癡狂靠首聚攏，積累出歷史的深度。

星期天是感恩的日子，我們暫時放下身邊纏擾的困頓聚在一起，藉由感恩的聚會珍惜所獲得的幸福。

即使經歷過這許多的波折，我和妻依然共享著彼此生活上的趣味，一如新婚的時候。我們不再激動，因為我們學會了將感官經由肉體轉化為精神上的形式，我們的愛情並沒有減少反而益發的堅貞，因為多了信賴和寬容。是的，因為寬容，我們感謝上帝所給予的美好記憶，慰藉了我們歷經挫折和磨難後留下的痛楚。

我和妻眺望著四邊聳立的果樹，預見一個無垠的王國，有著一幢幢的城堡，我們的小孩在其間最高大狀闊的城堡上像一個堂然的王般，享擁著我們為他們所準備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城堡座落在庭園水池的中央，由四座活動的橋板連接著對外的溝通，十二根高挑的石柱繞著平臺形成迴廊，柱頭支撐起冠冕的平頂，順著透視線的延伸柱子開始變細向中央靠攏接合，嵌上玻璃造初一個錐狀溫室，配合著圓形天窗，讓陽光可以灑落到城堡的每個角落。中央立著一道旋轉梯，在光線的照耀下，攀著扶手繞著幻象迴旋而上，發光的階梯牽引我們到感官的國度。池底寶藍的馬賽克，在粼粼波光的重重折射後映照在城堡白色大理石牆面上，大理石像頂桂冠，榮耀了屬於我們的聖潔，昇華我們最深层的救贖象徵，在那裡所有的繁複將回歸最初的形式，物體的輪廓變得迷離瑰麗，上帝跟所有的小孩就在那裡向我們招手。

由中心往外放射廣袤的視野向度強烈的表達了我們的感官情緒，我們不斷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不是依附性是有意義的，雖然這種關係建立在我們與世界的衝突。這種自我覺醒的過程讓我們走出了封閉的附屬性自足，走向世界尋求自我。我們單獨的來到這個世界，我們也單獨的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在生與死的過程中，我們卻鮮少單獨的存在過。我們分別隸屬於不同的團體，被不同的價值觀所包圍，團體的數目不會減少，因為他們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周圍。知識讓我們充分瞭解世界，我們運用各所擅長的方式從不同的領域建構屬於個人的私密世界，創告其間無數的生命，卻無法解決生命緣起的秘密。

生命的契悄悄在我們遺忘的地方用我們所忽略的方式漸次進行著。

我們在庭園中的圓形別館眺望著四邊聳立的果樹和手掌裡緊密的細線所交錯建構屬於生命的迷宮，那依然是我們在新婚隔日清晨所懷有企圖營造的夢想。雖然夢想以不同的形式顯露，而我們只能由細線的交錯臆測著組合拼湊的可能性。我們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我們的夢想，生命的脈絡，家族的歷史和手掌的生命紋理。一切迷惑的形式，在那裡都將不再錯綜複雜，變化只是他的一種恆定的存在形式罷了。

陽光照得一切白花花的，彷彿是那麼的不真實。

這個時代的模糊性總是很自然的使我們忘了人本身的力量，我們依附在流行音樂、時裝、場合……本體上，透過這些看見生命的形狀，或者不為人知的內心欲望。

但是作為一篇小說，我們卻是通過〈我們苦難的馬戲團〉看見了生命中最細節／繁複的部分：人與詩序的互動、生命的子宮、內心的季節……一層一層的對位：希望／失落、翻醒／沈迷、探索／放手、崇拜／輕忽……的迷宮透視，確有置身馬戲團世界，忘情生活粗糙逼人的麻醉藥效，好的小說的確有如冒險：對浪漫的冒險、對俗世的冒險、對自我的冒險……都像一種發現。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對生命的期盼、形塑與想像穿越生命本身，展示有如生命迷宮及童年馬戲團記憶最炫目的開場白。正式演出則是觀賞者的再創造。這是〈我們苦難的馬戲團〉給予我們最大的發現。